

清史

下

话说中华五千年



陆士谔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话说中华五千年

清史演义 (下)

陆士谔 著

陆士谔(1878—1944),名守先,字云翔,号士谔,亦号云间龙、沁梅子等,江苏青浦(今属上海)人。一生行医,曾获得上海十大名医的称号。1906年以“沁梅子”出版《精禽填海记》,1908年又以同一署名出版《鬼国史》。据《云间珠溪陆氏谱牒》陆士谔小传云:“精于医,负文名,著有《医学指南》《加评温病条辨》等医书十余种,《清史》《剑侠》等说部百余种,《蕉窗雨话》等笔记二三种行世。”著名作品有《新中国》《续孽海花》《血滴子》。

第七十二回 长风破浪儒将请缨 烟雨满江元戎投水

话说国藩听了玉麟的话，笑问众谋士道：“非雪琴不能为此言，彭雪琴真是曾某良友。”众人见国藩毫无怒容，都很纳罕。当下国藩与众谋士计议战守方法，国藩道：“逆贼陆走宁乡，水断靖港，我派储石友往救，白送了他性命。现在湘潭又被贼踞，塔军又未调到，事机危迫，间不容发。大家想想，有甚法子，可以解救此急？”谋士陈士杰道：“这里上距湘潭，只有九十里，下距靖港，只有六十里。现值春水盛涨，北风时作，贼舟上下，瞬息可至，株守在此，殊属非计。”国藩道：“我也知株守非计，现在朝旨敦迫，催我东下，你们看是如何？”陈士杰道：“湖南未靖，我公似尚未能东下。为今之计，宜悉兵援救湘潭，即或不利，衡永一带，还可以保得住，保住衡永，不难图谋再举。如果不顾根本，只图进取，一败俱死矣。”国藩道：“君言甚是，俟塔副将到了再商量。”士杰见国藩迟疑，知道一个儿争论无益，目视彭玉麟。玉麟会意，开言道：“湘潭之宜救，一言可决，何必商量？就是要知照塔副将，也只速行一角公文去。”国藩召问水师各将，诸将都道：“我们都愿即日西上，与逆贼决一死战。”忽军弁送进一角公文，是塔营送来的，拆开瞧时，大旨称说：“周凤山被贼人牵住在崇、通，一时恐不得抽身，塔齐布闻调即发，当从宁乡赶来，攻破湘潭，再回长沙，并请速派水师，到湘潭会剿。”于是国藩进剿之计始决，遂把十营水师，分为两队，叫彭玉麟、杨载福等督率六营，扬帆直上，攻打湘潭。国藩亲督四营，攻打靖港。

彭、杨二将，欢跃回船，传令舵工、水手，收锚解缆，立刻开往上游杀敌。此令一下，炮船上放起号炮，三板居前，长龙、快蟹居后，扯起风篷，冲破突浪，飞一般驶将去，旌旗戈戟，密布如林。各船虽然行驶如飞，却衔头按尾，队伍层次，并无丝毫错乱。行不十里，天色已夜，玉麟因急于剿伐，不令收帆，炮船上点起灯火，映着满江星斗，翻腾上下，宛如万千金蛇，在水中战斗一般，寒气森森，杀机隐隐，逼得人不堪注视。

忽闻岸上枪炮轰击之声，震天动地。玉麟喜道：“塔齐布陆师到了。行师这么神速，塔公真是英雄。”随令舵工、水手加橹紧赶，赶了一程，遥望上游湘岸，旗幡隐隐，戈戟重重，数十里连檣并楫，似是敌舟，灯火掩映，照得天空江面，上下通红，旱寨连营，烟火不绝。湘军见了，都各心惊气夺。彭玉麟却面不改色，坐着三板小船，往来审度，大有志吞貔虎手杀蛟龙的气概。探了一回，忽地心有所得，随命回桨荡舵，拜会杨营官。这杨营官，名叫载福，是水师各将中出类拔群的人才，于风涛、沙线、驾驶、战斗各事，颇有阅历。当时称到湘军水师，彭、杨二将是齐名的。当下玉麟见了载福，就问：“贼军虚实，君已知否？”载福道：“贼船环列如城，势颇不弱，跟他开仗，总先要设法，冲开他的水阵。岸上炮火轰天，塔副将谅已动手，不知胜负如何。要是塔副将得了手，贼军气夺，咱们这里就容易了。”玉麟笑道：“咱们开仗，要倚仗塔齐布时，水师将官，都变成酒囊饭袋了，丢脸不丢脸？咱们只讲咱们的，陆师胜负，且不必管他。”载福道：“这话

不错，别尽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咱们且想一个破贼的法子。”玉麟道：“贼势虚实，我已略知一二，破贼不难。但恐贼破后士卒自乱，仍旧被贼所乘呢。”载福道：“这为什么缘故？”玉麟道：“贼船虽多，都不是战舰，咱们船坚炮利，所以说破他不难。”载福道：“这话是了。贼破后士卒怎么倒又自乱呢？”玉麟道：“贼船里头，资货山积。我军士众，谁不眼红心羨？得胜之后，定然争相掳获，一贪掳怎么会不乱？贼人瞧见我军错乱，定然反旗袭击，到那时我军可就吃亏不浅。”载福佩服道：“老哥料敌如神，孙武、吴起，也不过如此。请问可有什么妙策，免掉这祸患呢？”玉麟道：“也没甚妙策，无非是用吾所长，藏吾所短。”载福道：“长呢，大家会用的，可以不必讲，这短倒不容易藏呢。大胜之后，众兵士要掳掠，禁之不可，听之不能，请问如何藏法？”玉麟道：“禁止兵士掳掠，自然是办不到的事，我看不如用火攻一策。咱们把六营水师，分为三队，炮船冲入贼阵，就掷火药包，纵火焚烧，火一烧东西是不能掳了。贼军心乱，自然也没暇与我们对仗。你瞧这个法子，可行不可行？”杨载福拍手道：“妙计妙计！老哥怎么想的来？咱们准这么行了。”于是约会其余四营官，并力进攻。

玉麟回到自己船上，就差军弁遍告部下：快蟹、长龙、三板二号战舰舱长、兵勇、水手人等，都各装舱实炮，张帆驾桨，号令一出，立刻遵行，倘有违误，即按军法。众兵弁得着此令，一个个擦掌摩拳，准备开仗。又令三板小船，满载着火药包，并力前驶，驶抵敌寨，但看主将举刀，立刻掷药纵火。玉麟自己并不乘坐快蟹、长龙，只站在一只三板上，手执利刀，下令道：“今晚不打下长毛，誓不收队！”随令开船。顺风扬帆，溯江直上，船如箭发，冲开锦浪，劈破绿波，激得船头浪花，实沫相似。将抵太平军寨，忽见寨门启处，十多只巡哨小船，飞桨顺流而下。船梢上都插着太平天国旗号，船头上都站着红巾头目，一见官兵，就高声喝问：“何处妖兵，到来送死！”玉麟并不理睬，破浪直前。对船上开放洋枪，左弦那只三板的舱长，中弹跌倒，全船慌乱。舵工、水手才待转舵奔逃，玉麟早已看见，立派军弁把那舵工斩掉，全军震悚。于是冒弹直进，霎时早抵太平军水寨。玉麟把刀一招，弁勇水手，争把火药乱掷上去，太平军寨一齐都着，火趁风威，风助火势，烟焰障天，烧得满江通红。左右两队恰也攻到，也都纵了火，左右中三路一齐都着。太平军冒烟突火的奔逃，却被彭玉麟、杨载福督率弁勇发炮开枪，不住手的轰击。官兵在暗地里，太平军在火光中，从暗击明，发无不中。周公瑾乌林纵火，杜慧度雉炬焚舟。

这一场恶战，直杀到天明，太平军战船七百多号，差不多烧了个尽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打了胜仗，倒全不见疲倦。率师上岸，恰值塔齐布前来接应，问起情形，才知塔军昨夜抵此，跟太平军开过五仗，连战连捷。第一仗，踏破太平军营三座，烧毁木城一座，阵斩太平军六百多人。第二仗，烧毁太平军营两座，阵斩太平军七百人。第三仗广东太平军拼命出战，仍被塔营将士，冲杀尽绝。第四、第五两仗，又都是全胜。先后五仗，共计杀太平军四千多名。自从太平军起事以来，这么大的挫折，还是头回儿经着呢。

当下塔齐布道：“皇上洪福，水陆两军，都得着大胜。现在城中贼势，已经穷蹙，再不敢在城外筑垒了。咱们只要乘势打破城子，剿灭此股，靖江以下、朱亭以上的贼子，都易办了。”玉麟道：“说起靖江，我倒想着一事，湘乡是主帅家乡，怕贼子要分股去扰

乱呢。”塔齐布道：“这倒不用忧虑，我早调一支兵到那里邀袭，贼人要是奔的去，恰恰投入网中。”玉麟喜道：“副戎布置得这么周密，此贼无能为矣。”塔齐布道：“我军连战连捷，贼人锐气已经大挫，这会子，水陆并进，不难一击而退。”彭玉麟深然此说。

正欲分队进兵，流星探马飞报军情，报称：“曾帅亲督水陆军队，攻剿靖江贼巢，两军接仗，才只半顿饭，陆勇纷纷奔溃，水勇也跟着奔窜，二千多人，差不多逃了个光，船炮器械，悉数丢掉。就是没有出队的钓钩子、水手、役夫，也都弃船逃遁。曾帅气得要命的，投江两次，都被左右救起。现在曾帅移驻在妙高峰寺，只留少些陆勇护卫。”彭玉麟向塔齐布道：“曾帅新败，我们当并力血战，打破此贼，贼焰一张，我们可不得了呢。”于是分队进攻，人人拼命，个个争先，一以当百，十可当千。太平军抵敌不住，弃城逃遁。彭、塔两将收复了湘潭，专弁飞骑，到长沙报捷。

却说曾国藩大败回省，驻营南门外妙高峰寺，舆论大哗，都说他是百败将军。国藩闻之，愁然不乐，叹向众幕友道：“古人用兵，先明功罪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功罪既明，赏罚斯当，故能所向有功，每战必克。现在时事艰难，吾以义声倡导乡人诸君从吾于危亡之地，非有所利也，故于法亦有所难施，两次致败，都由于此。”众幕友听了，尽都慨然。说着，军弁递进湘潭水陆大捷的公文，国藩阅过，喜道：“赖有此耳。”于是连夜办折，奏保水陆立功人员，副将塔齐布、守备周凤山、同知褚汝航、知县夏銮、千总杨载福、文生彭玉麟、哨官张宏邦、训导江忠淑，都在里头。一面陈明靖江战败，水师半溃，实由臣调度乖方，请交部从重治罪。并请特派大臣，总统此军，臣未赴京之先，仍当力图补救。此折去后，不过半月开来，奉到两道谕旨。一道是：

屯聚靖江逆船，经曾国藩亲督舟师进剿，虽小有斩获，旋以风烈水急，战船被焚，以致兵勇多有溃败。据曾国藩自请从重治罪，实属咎有应得。姑念湘潭全胜，水勇甚为出力，着加恩免其治罪，即行革职，仍赶紧督勇剿贼，带罪自效。湖南提督鲍起豹，自贼窜湖南以来，并未带兵出省，累次奏报军务，仅只列衔会奏。提督有统辖全省官兵之责，似此株守无能，实属大负委任。鲍起豹着即革职，所有湖南提督政务，即着塔齐布暂行署理，该部知道。钦此。

第二道谕旨，不过是宽其既往勉以将来的话。国藩读过谕旨，泣向幕友道：“两番请罪，谴责革职，塔副将忠专敢战，竟蒙超擢。圣鉴之公明，天恩之高厚，真令人感激无地。”随命请塔齐布来，告知他恩意。塔齐布感激道：“这都是恩帅栽培之力，不然，标下这会子，还是营中一名走卒呢。”国藩勉了他几句尽忠报国的话，忽报广乐水师总兵陈大人到。国藩喜道：“陈辉龙到了，就好了。咱们这里水勇。太也不成样子，成军没有几时，就逃去了许多。三月廿四、廿五，这两天里，成章诏营里，逃去百余人，胡维峰营里，逃去数十人。廿七这一天，何南青营里，又逃去一个哨官，将战船炮位，都弃在东阳港，舟中钱米、帆布等物，都被他抢尽。廿八这一天，各营又逃去三四百名水勇，不待初二开仗，然后逃光呢。”塔齐布道：“湘潭一仗，水勇是全胜的。”国藩道：“纪律终不

很整肃，打了胜仗，也只晓得抢分贼赃，没一个回省的，抢了赃，都逃回县城去。湘乡河里，飘流的战船，不知几多艘，不都从湘潭逃回么？彭雪琴发功牌与水手，众水手见忽有顶戴，出于意料之外，于是自言，册上姓名，都是假的，应募时光，乱捏姓名，无非为逃走之后，没处追究地步，丧心昧良，竟至如此！咱们的水勇，简直没得一个靠得住，不然，我也不到两广去调人了。”说毕，随命请见。陈辉龙进营见过礼，国藩问他：“共带多少人来？”陈辉龙回：“共带水师四百名、洋炮一百尊。”国藩道：“我这里正添造战船呢。公来正好，可以助我整理一切。”

原来国藩练就的水师，经岳州的风浪、潭港的战事，两回损失，已经去掉大半。现在委派干员，在衡州、湘潭，设立两所船厂，雇齐匠役，赶造战船六十号，船身樯帆，一应物料，较前更加坚緻。长沙地方，也设了一所船厂，专行修理旧船。所有水手、勇丁，奔溃过的，并不收集，特到衡、永一带，重行招募，规模重整，军容一新。所以向陈辉龙这么说，当下辉龙谦逊了几句，就在水师营中，帮办军务。那塔齐布自去提台衙门接印视事。过上四五天，广西巡抚委派的知府李孟群也到了。李孟群共带广西水勇一千名，国藩于是大治水军，日夜操练，刻期进剿。

忽接流星探马，报称长毛重又上犯，华容、塔州，尽都沦陷，洞庭西湖一带，龙阳、常德，岌岌可危。国藩大惊，忙调塔齐布，统带兵勇三千，驰赴岳州进剿。再命胡林翼、周凤山、李辅朝，督率勇队，由益阳进防常德。还没有出发，接报龙阳、常德，都已失陷。众将闻报，不敢怠慢，昼夜兼程，马步并进。谁料行抵龙阳，湖水忽地涨高四尺，帆船乘水攻营，周凤山等不及防备，小遭挫折。胡林翼见机，退回益阳，只得改道绕赴常德。这时光，湖北敌氛，很是厉害。汉阳的太平军，分股溯江，连陷德安、随州、江汉、安陆各城，荆门、荆州，尽都吃紧。经将军官文，狠命守住，太平军只得重又下窜，从宜都、枝江，一路南下，经太平口，入洞庭湖，与西湖股匪，合并为一队，声雄势壮。澧州、安乡各城，闻风奔溃。巡抚青麟，原职是学政，未娴军旅，临敌仓皇，见省城四面，都是敌踪，吓得突围出走，奔到长沙就饷，于是武昌也为太平军所得。国藩向众幕友道：“时事如此，吾军不能再待了。”立下文书，调集水陆将领，都到大营听令。不过一两日工夫，都已调到。国藩升坐中军营帐，传发军令，调拨人马。水师共是三帮，命褚汝航、夏銮、杨载福、彭玉麟，四人统率战船为头帮。国藩自己督率广西水勇为二帮。又叫陈辉龙率领广东战舰为三帮。陆师各将，也分三路：塔齐布为中路，驻营新墙；胡林翼为西路，趋攻常德；江忠淑、林源恩等为东路，由平江进剿崇、通。水陆大兵，共计六路，浩浩荡荡，傍湘东下。早有细作报知太平军营，众头领会议抵敌之策，都主张弃掉常、澧，专守岳州。于是把所掠船只，尽集在岳州河下南津地方，预备死命抵拒。

却说曾帅部下头帮水师舰队，连樯并帆，鼓棹浮江，行舟如箭。这日，离南津约十五六里，清风习习，吹动征帆，远眺君山，青翠欲滴。彭玉麟向杨载福道：“战舰如梭，出没靡定，咱们应分为两翼，包抄而入。”杨载福道：“好好。公从君山驰入，我从雷公湖驰入，两路夹攻，可获全胜。”说着时，见夏銮、褚汝航，已经鼓棹而前，势若鲸鲵，疾如鹰隼。杨、彭两舰队，张翼直前，不意太平军舰扼住南津，并不出战。彭玉麟手挥葵扇，令前锋小船，冲入港去。三板舱长得了令，立命水手，鼓棹飞驶，箭一般冲进去。港内

太平军舰，见小船冲入，立即飞棹迎敌，三五只三板，只放了三炮，一齐回棹反走。太平军船争着追出，共有百数十号。玉麟大喜，督舟抄截，趁势放火，霎时火光烛天，江面上烧得火焰山一般。太平军众喧哗奔避，焦头烂额，投水落江者，不计其数，飞棹奔出的，都被官军获住。这一役，共烧掉太平军船百余号，夺获小船数十号，阵毙太平军众不计其数。太平军势不支，率众夜遁。官军遂克南津，彭玉麟手草露布军弁到大营报捷。

隔了五日，太平军又驾楼船巨舰，鸣炮扬帆，前来攻击，战舰蔽江，樯帆如林，那股声势，比了前番增起十倍。杨、彭二将尽力抵御，总算没有被他攻入。太平军退守雷鼓台，官军进攻，并不见十分胜利。众人拟退兵休息，杨载福向彭玉麟道：“咱们战船，不满百号，贼众十倍于我，不用冒死出奇，怕不能免呢。”彭玉麟道：“冒死前进，我也这么想。”于是下令长龙、三板，鱼贯冲阵。此令一下，众健儿一齐鼓棹，劈破绿波，冲开锦浪，激得船头水花喷沫相似。太平军阵中百炮齐鸣，千弹并发，那炮子雨点似的飞将来。杨载福冒弹直进，彭玉麟挥舟继进，高喝：“退后者斩！”喝声未了，一颗流弹蚩的飞来，正打中在玉麟手指上，鲜血直流，早弹去了半节。玉麟并不回顾，连喝：“快快驶向前去！”众水手尽都感愤，鼓棹愈急，舟行如飞。此时杨载福所坐的三板船，已经冲到太平军帅坐船，把火药包儿乱掷上去。太平军帅坐船，顿时着了火，黑烟直冒，红焰横飞。太平军船纷纷回救，霎时大乱起来。彭、杨二将，挥船冲杀，踏浪如飞。打仗这件事情，一仗气势，二仗阵法。太平军虽然众多，无如怯不敌勇，乱不敌整。彭、杨二将的战船，破浪冲波，活泼得生龙活虎一般。太平军舰断弦折舵，绝索毁樯，不知伤掉几多号数。战到结末，满江明月，只照着官军旗号，千百号太平军舰，影踪儿都没有一个了。角声呜呜，都是官军收队的令号。三湘健儿，鼓棹徐行，一个个挺着嗓子，唱着凯歌，脸上都现出非常得意的样子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陈辉龙殉命城陵矶 彭玉麟大破田家镇

话说官军收队进口，瞧见统领彭玉麟弹伤手指，血盈袖裙，兀自神采飞扬的跟杨载福两个说话。众兵弁见了他这一副神情意态，无不暗暗佩服。从此水师将弁，称到勇略胆识，就要推着彭、杨二将。等到曾国藩第二营水师到时，江面已经肃清多时了。捷报到京，文宗异常欣悦，叠下两道旨意，无非叫他乘此声威，迅速东下，力捣武汉贼巢，以冀荡平群丑的意思。国藩接到廷寄，向部下道：“圣意焦灼，朝旨敦迫，我们可不能再缓了。”说着，忽报第三帮水师已到，国藩大喜。接着，军弁投进陈辉龙手本，立命请见。辉龙进舱，见过礼，问道：“岳州克复，听说都是彭、杨之功，杨公已经会过，彭将军只是闻名，未曾见面。”国藩道：“我们这位彭将军，原是个书生呢。君要会他，兄弟可以介绍。”随向亲兵道：“请彭大人。”一时请到，会过面，谈起水战情形，陈辉龙面子上很是倾倒，心里却颇不为然。回到本营，众人问彭玉麟如何。辉龙笑道：“长毛原没甚本领，竖子成名，也是他的运气。倘使本军当了头帮，这一场大功，也挨不到姓彭的了。”众人回道：“我们幸没有当头帮，当了头帮，就打得长毛只船不反，也没有他那么威名。彭玉麟是书生，带的都是新军。你老人家是宿将，我们又都是老营务，在我们视为常事，在他们就要当作奇勋。”辉龙笑道：“这话就对了。别的且别提，就以战船而论，他们都是三板小船，土造铁炮。我们是舵罟大舰，洋装铜炮，旌旗何等鲜明，军士何等活泼，精粗强弱，不用我们自己说，他们怕也知道呢。”说着，三板小船，飞报军情，称有大帮贼船，溯江上驶，已抵城陵矶下。辉龙向部下道：“我去见曾帅，讨这个差使，替我们广军吐吐气。”众人听了，无不踊跃。

辉龙立刻过船见国藩，面讨此差。国藩见辉龙，意气飞扬，神情豪放，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，心下颇不为然。随道：“吾军屡胜，败军屡败。屡胜易骄，屡败必奋。何况长毛狡诈，波涛不测，此番出仗，务宜小心。我已咨请塔军门，进攻擂鼓台，以分贼势，万勿轻敌，切记切记！”陈辉龙嘴里勉强答应着，回到本营，笑向部下道：“曾帅胆子真小，几个长毛，也值得如此费事。”随传令起碇出发，三五艘舵罟大船，衔尾起行，旌旗蔽日，炮声震天，船高气壮，望去宛如岛屿一般。湘军各将领，都乘了三板，前往观战，瞧见粤军这么的军容，这么的声势，无不爽然自失。只见舵罟大船，乘风破浪，徐徐行驶，数百门洋装铜炮，连环轰放，声振山谷，响彻云霄，弹似流星，光同闪电。贼船不敢抵敌，左躲右避，一味的奔逃。粤军欢声雷动，志得意满，都以为太平军灭掉，就在这一会子了。陈辉龙尽竭力追逐，十帆并进，百炮齐轰，势撼岳阳，气吞云梦，并不管水程远近，江面浅深，突浪冲波，一路追将去。

不意太平军船逃遁，全是诱敌之计。舵罟大舰，驶到中流，早被江底胶住了。十篙齐举，百桨同飞，宛如蜻蜓撼石柱，小鬼跌金刚，丝毫没有移动。太平军见了，一声胡哨，众战船飞棹奔集，如虎扑食，如蚁附膻，争向舵罟驶来。陈辉龙急极，迎既不可，

避又不能，连轰洋炮，无奈敌船如箭，发出去的弹子，百不中一。两广水师知道没有指望，纷纷投江自尽。陈辉龙手执朴刀，挺立船头，兀自指挥迎敌。不意流弹飞来，正中胸口，截倒船头，呜呼哀哉，成仁去了。游击沙镇邦一见，忿火中烧，大呼跃出。此时太平军船已到，红巾士众蜂涌上船。一人难敌四手，恁沙游击再勇点子，一阵乱刀，剁成三段。湘军各统将，瞧见情势危急，疾忙飞舸往救。忽然南风大作，江涛汹涌，太平军船势处上风，远则飞炮流弹，近则掷药纵火，红光一片，烟焰蔽江。官军走投无路，死于火，死于水，死于炮子枪弹，累百盈千，不计其数。彭玉麟、杨载福，闯出重围，单舸得脱。那褚汝航、夏銮，也在这一役里，丧掉了性命。彭、杨二将，回禀曾帅。国藩叹息道：“陈镇台轻敌丧身，挫动锐气。然而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？诸君慎毋自馁。”

说着，忽见一个晶顶军弁，送进一角文书来，国藩拆阅一过，不觉喜逐颜开。众人都问何事，国藩道：“塔军门在擂鼓台大胜，阵斩著名贼目曾天养。水师小挫，陆军大捷，真是国家如天之福。”随叫幕友追折奏闻，阵亡的请恤，称功的保升。廷寄到来，国藩照例开读：

览奏曷胜愤懑！曾国藩系在水路督战，于陈辉龙出队时，不能详慎调度，可见水上一军，毫无节制，即治以贻误之罪，亦复何辞！惟曾国藩前经革职，此时亦不必交部严议，仍责令督飭水师将弁，奋力攻剿，断不可因一挫之后，遂看望不前。钦此。

国藩向部下道：“城陵矶贼势尚盛，此贼不破，东道终不能通。水师新遭挫折，我想改用陆军抄攻岸贼，岸上得手，水师不难一鼓东下，诸位以为如何？”众将弁无不称妙。国藩遂派骁将诸殿元，带领湘勇四营，衔枚疾走，星夜往攻。诸殿元接了令，拔队齐起，驰往城陵矶去了。又调塔齐布、周凤山、罗泽南率军继进，为诸殿元接应。似此算无遗策，稳可马到成功。谁料胜败无常，险夷顷刻。第一个军报，官军失利，诸殿元阵亡。第二个军报，贼酋从湖北纠集悍贼两万多人，从临淮陆路杀来，声势汹涌，大有直扑塔、周、罗三将营盘之意。这一股太平军，都是贼中精锐，百战余生，厉害得要命的。国藩自语道：“塔、周、罗三将，总还支持得住。”一面飞咨飞札，叫他们三人小心留意。

从此流星探马，不住飞递军情。到二十六这一日，军报更紧，穿梭似的往来飞报。第一报，大股太平军已到，黄旗、红巾，满坑满山。他们拼死攻扑，官军拼死抵御。炮声震地，烟尘蔽天，战斗得正兴头呢。第二报，罗营将士，骁勇异常，头起长毛已经杀退。第三报，续到太平军，经周凤山、杨名声二将奋勇杀退，前后阵毙太平军七八百名。国藩向众幕友道：“此股贼来甚多，必有屡次血战。东南大局，定与不定，都在这几日里头。但愿如天之福，陆路得获大胜，水路也可渐渐起色了。”众幕友道：“国家洪福，吾公荦筹，将士用命，总无有不胜的。”

次日，军报寻常，并无新奇战事。一到二十八日，就不好了。太平军队大至，摇旗喊呐，声势震天。亏得塔齐布忠愤填胸，匹马双刀，往来冲突，那一股英风锐气，直堪辟易千人，披靡万众。无论本军敌军，见了他那神勇，无不骇然，从早晨直战到夜分，足足

战了五个时辰，太平军方才退去。国藩接到军报，喜道：“塔军门这么神勇，贼人气夺矣。”二十九日辰刻，太平军尽率精锐，漫山遍野而来。塔齐布向罗泽南、周凤山道：“贼势浩大，我军须分头迎敌，才克制胜。”泽南道：“此计其是。咱们三个人，应分作三路，公打中路，周君打东路，西路的贼子，由兄弟担当。”周凤山道：“很好很好，就这么出队罢。”于是掌号出队，大旗队、长枪队、刀牌队、洋枪队、抬铳队、马队，一线齐的出发，尘埃滚滚，杀气腾腾。行不数里，就见黄旗太平军，如蜂如蚁般扑将来。罗泽南喝令军士猛杀上去，随令督队军弁，齐装枪子，军士有返顾退下的，立即开枪打死。此令一下，谁敢怠慢，人人拼命，个个争先。太平军杀不过，败了去。泽南督队追杀，追不到二里，太平军札住阵脚，回戈再战，龙争虎斗，杀得个天愁地惨，月暗星昏。重又逃遁，再追再战，先后共杀了三回，直至筋疲力尽，才真败了。跌宕坠涧，死者不计其数。塔、罗、周三将会师追袭，直追到三十里外，不见敌踪，方才收队回营。立草露布曾帅大营告捷。国藩大喜，笑向众幕友道：“得此大胜，陆师就有六七分可靠了。”众幕友道：“既有六七分可靠，何不籍此声威，顺流东下，水师再捷，军事就有把握了。”国藩道：“此计甚是。”当下就点派李孟群、杨载福、彭玉麟等一众水将，督率水师，扬帆出发。风顺水利，宛如得着神助，只半日工夫，早到了城陵矶。望见太平军船桅樯如林，黄旗飘荡，军容很是整肃。李孟群因老子李卿谷在湖北臬台任上，被太平军害掉性命，报仇心切，不顾利害，率领水师，扬帆驾炮，直闯上去，冲波突浪，舟行如箭。杨、彭等一众水将，鼓棹继进，气腾貔虎，锋刳蚊虻，草木皆兵，风云变色。太平军初时还开炮抵拒，后见官军各将弁，矗立三板，冒弹急进，没有一个俯伏避炮的，大惊失色，军心顿时乱起来，水手人等，纷纷扑水自溺。官军愈益得势，往来截击，直至天黑，方才队收。

次日出队，从城陵矶到螺山，从螺山到金口，数十里江面已没有一号太平军船、一名太平军了。国藩得报，下令水陆两军，乘胜进剿，收复武汉。从此一帆风顺，所向无前。列炬而全焚铁锁，洗兵而倒泻银潢。越夏口以撤藩篱，克武昌如振枯槁。不过五七天工夫，从湘湖到汉水，帆影上下，已经都是曾营旗号了。武昌、汉阳，全都克复。

捷报到京，文宗喜形于色，笑向军机大臣道：“不意曾国藩一书生，乃能建此奇功。”大学士祁雋藻奏道：“曾国藩不过是个在籍侍郎，无权无势，差不多是个匹夫。匹夫在闾里，一呼蹶起，从之者万余人，恐非国家之福。”文宗默然变色。侍郎彭蕴章，原与祁雋藻一鼻孔出气的。当下见文宗默然变色，知道圣心已动，随奏道：“湘军太多，将来怕有尾大不掉之患。”文宗沉吟半晌，决然道：“曾国藩理学工夫很好，有这么的理学工夫，难道倒不识君臣大义，那真是从来没有的事！”大学士文庆道：“皇上天纵明圣，所见很是。曾国藩精忠纯正，臣敢保其无他。”文宗点头，随亲题御笔，就在原折上，批了二行半朱字：

览奏感慰实深，获此大胜，殊非意料所及。朕惟兢业自持，叩天速赦民劫也。另有旨。钦此。

又命军机拟旨特沛殊恩，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，加恩赏戴花翎，并名署理湖北巡

抚。塔齐布赏穿黄马褂，并赏给骑都尉世职。恩旨去后，曾国藩拜折力辞。文宗原是英明天子，曲体下情，特下旨意：

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，办理军务，毋庸署理湖北巡抚。钦此。

国藩接到此旨，感激得无可言说，遂与水陆各将，商发进剿方略。罗泽南道：“我军屡胜，名城迭克，贼人业已气夺。下游群寇，不难传檄而定。”国藩道：“贼中大有能人，传檄而定，怕未见得办的到。”彭玉麟道：“不出死力，必不能成大功。探得下游群寇，会集在田家镇，依山傍水，共列成五大屯，连舟断江，缆以铁索大锁，平布竹木，结为大筏，筏上大炮，密如列筍，筏前更有炮船五六千艘，环为大城。这么的贼势，不用死力血战，怕不易成功吧。”国藩道：“雪琴的话很是，大家辛苦点子罢。”罗泽南道：“能够血战，原是很好。我虑的就为将士久战劳乏，不能一鼓作气耳。”当下议定：水陆并进，塔齐布、罗泽南，率领轻骑，攻袭陆路贼营。彭玉麟、杨载福，督率水师，专剿水路贼船。水陆两军，分头并进。

却说彭玉麟、杨载福，解缆扬帆，直向田家镇驶去。才近蕲州江岸，两岸太平军，拼命轰放大炮，炮子雨点似的打来，哨官、军士，伤死相继。彭玉麟执旗指挥，冒弹直进，军气并无沮丧。不一会，早已逼进田家镇。杨载福笑指岸上，向彭玉麟道：“岸上旌旗，隐隐移动，贼军也会集拢来了。”彭玉麟道：“贼人布置井井，倒不可轻敌呢。”杨载福道：“公言甚是。广军陈镇台，不就为轻敌致败的吗！”彭玉麟道：“我想先与陆军约定期日，然后进战，你看如何？”杨载福深然此说。彭玉麟道：“兹事重大，须我亲自一行。”于是彭玉麟乔装改扮，偷过太平军营，从避径行向罗军营盘，去商定战期。不过三五日，早已办理妥当。回到水寨，调集部下各将，立即颁发命令，把水军分为四队。头队三板，悉令移去炮具，专备炉算椎斧炭剪等应用东西。临行，下令道：“头队兵船上，无论兵弁、水手，不准仰头观望，顺流疾进，冲到筏下，鼓炉炽炭，务须把横江锁缆，悉行销断，违者立斩。”头队兵船，领命去讫。玉麟自率第二队，杨载福领率第三队，相继并进，为前军声援。只命第四队，留守本寨。

风顺水利，数千帆影，掠波而过，轻疾无比。头队驶抵竹筏，已听得半壁山中，枪炮轰射之声，山鸣谷应，地撼天摇，知道陆军已经开战。哨官孙昌凯，原是铁匠出身，放出老手段，鼓炉销锁。还没有销断，后面小船，瞧见筏下有隙可乘，尽力鼓棹，先行试探，隙大船轻，竟被它一挤而过。后船跟随挤入，一霎间挤进两船，两船的兵弁，齐声欢呼道：“铁锁开了，铁锁开了！”缆外水军，齐声附和，顿时喊声如雷。守筏太平军卒，大惊失色，拼命奔逃，自相践踏，坠水溺毙，累百盈千。彭、杨二队，恰恰行到，乘势袭击，掷火焚舟，把太平军杀到个人地无门，上天没路。火借风势，风助火威，焚烧了一镇夜，烧到天明，五六千艘太平军战船，变成了半江焦炭，浮尸顺着潮流，余去飘来，尽是红巾长发。从此湘军水师，名闻天下。彭、杨二将收了军，正欲飞草露布，到曾帅大营报捷，忽接军报，知道昨夜陆军连战连捷，踏平敌垒，烧毁敌墙，先后共破营盘二十三座。沿江两岸，扫荡尽净，二百里内，已没有一个敌影儿了。玉麟大喜，笑向杨载福道：“如天洪福，东南

大局,看来是不要紧的了。”随即申文报捷。

国藩闻报,兼程赶来,彭、杨二人接着,谈论了一番争战情形,喜溢眉宇,彼此十分快乐。忽报蕲州太平军,弃城夜遁。塔营兵马,已在南岸,攻破富池口敌垒,现与罗营合了军,渡向北岸去了。曾国藩道:“这里江面,既经肃清,咱们就好连踪鼓棹,直捣九江了。”彭玉麟道:“连接哨探禀报,现下大小贼船,都聚在九江城外,连踪直捣,诚为要着。”于是国藩行文陆军,刻期并进。也是大清洪运,水陆各军,所向克捷,大破莲花桥,克复广济城、双城驿、大河埔、夏新桥、黄梅县诸寨。这许多太平军,也都是五湖四海的英雄,两粤三江的豪杰,不知怎样,一遇见官兵,宛如鼠子碰见了猫儿,回合都没有,一哄就走了个光。九江形势,那么险固,只开得三回仗,也就轻轻松松克复了。

文宗连接捷报,圣心欣慰,迭下温谕,嘉奖曾营将士。将士得彼殊奖,自然愈益踊跃。不意军务上才得顺利点子,宫闱中又掀起绝大风波来。欲知何事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圆明园四春争殊宠 勤政殿一女进谏言

话说北京圆明园，是天下园亭中之魁首。所有各省名园，各地胜境，依摹仿造，玲珑剔透，巧夺天工，差不多把各地的景致，都占全了。北京人民，谁不企慕？无奈宫禁森严，不得入内游览，只得在园墙外徘徊瞻眺，瞧着十八座园门，聊以自娱而已。距离圆明园三里，有一个小小村庄，名叫梨云村。村上有一家小小人家，姓蒋，主人名叫发祥，世代务农。这蒋发祥虽是村庄人，却新近攀了一门子高亲，倚仗他令亲的腰子，在梨云村中，很是有声有色。你道令亲是谁？说出来唬人一跳，就是圆明园中杏花村馆的总管太监郭瑞福。你道他是什么亲戚？说出来更要令人一大跳。蒋发祥的妻妹，就是郭太监的夫人。他们两个儿，是襟兄襟弟呢。发祥有一个女孩子，名叫燕儿，豆蔻梢头二月初，正在妙龄时候，模样儿也还不俗。郭太监对了眼，就把她认为义女。村庄姑娘，升为太监小姐，连她老子娘脸上，也增起了无数光彩呢。燕儿趁郭太监散值回家时，便央告着带进园里去逛，郭太监怕有事故，从没有答应过。

这日蒋燕儿到她干娘家里请安，恰恰郭太监在家，燕儿又申前请。郭太监道：“真不巧，这几天事情多，过一天，等我闲了，再带你逛罢。”她干娘便帮着她道：“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带进去逛逛，不过叫她见一个世面，也总算你在里头当差，叨了你这点子光。我不信你在里头当差，连带一个人逛逛都办不到的。”郭太监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这几天园里闹得不得了呢。四春娘娘急权夺宠，差不多把个园子都要翻过来，什么日子不好逛，偏拣今儿逛去。”他夫人道：“她们闹她们的，咱们逛咱们的，河水不犯井水，碍什么？”燕儿道：“园子里人多，带了去未必就认的来，何况我又是女孩儿家。好干爷，就带我逛一会子罢。”郭太监初意原不肯依从的，经不起艳女娇妻，一再央恳，不由不意转心回，点头道：“带便带你去，只是不要乱道胡言。”燕儿见郭太监肯带进园逛去，快活得什么相似，连应：“我知道，我总听干爷的话是了。”郭太监道：“你要进园去，第一先要改装。园里头除了四春娘娘外，都是旗装的，像你这个样子，一见面人家就要起疑的。”燕儿道：“旗装么，这可为难了。”郭太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你干爷是旗装老手，从前在太后宫里一竟梳头的。”燕儿道：“怎好劳动你老人家。”郭太监道：“一家人讲什么外话。”当下郭太监就替燕儿梳了个头，叫老婆開箱，取出一套旗服，装扮起来，猛一瞧时，宛然是内廷宫眷。他干妈笑道：“亏得大姑娘没有缠过脚，不然怎么好穿这旗服呢。”

郭太监带了燕儿，套了车，径向圆明园来。不多一回，早已行到，只见一带粉墙，圆圆围着，宛如城子一般，墙上用雕砖砌就的游龙，天矫宛蜒，渺无际极。骡车到明春门歇下，燕儿道：“这么一所大花园，总不止一个门儿么？”郭太监笑道：“告诉不得你，共有十八个门儿呢。这里是明春门，上首两座，是东楼门，铁门，下首两座，是蕊珠宫门、随墙门，那一边是大宫门，大宫门之左是左门，大宫门之右是右门，再过去就是东西夹门、东西如意门，再过去是福园门、西南门、水闸门、藻园门。这一边是北楼。”说着时

已进了明春门，只见翠嶂挡路，花木萧疏，树角林梢，隐露出楼台亭阁。郭太监道：“你今儿第一回到此，带你前面去走走。”燕儿跟随郭太监，傍花随柳，行到一个所在，龙楼凤阁，气象巍峨，不禁肃然起敬。郭太监道：“外面这五间就是大宫门的朝房，靠东的一排房屋，是宗人府，内阁吏部、礼部、兵部、都察院、理藩院、翰林院、詹事府、国子监、銮仪院。东四旗各衙门，从直房东夹道进去，就是银库。东北角那一所是南书房，东南角那一所是档案房。靠西的一带房屋，是户部、刑部、工部、钦天监、内务府、光禄寺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鸿胪寺、太常寺、御书处、上驷院、武备院。西四旗各衙门，从直房西夹道进去，西南角那一所是造办处，再南就是药房了。”随讲随行，又过了一座宫门，燕儿道：“这又是什么门？”郭太监道：“这叫出入贤良门。”燕儿笑道：“咱们都做了贤良了。”郭太监道：“那名儿还是乾隆爷御笔亲题的呢。”见左右两边，都植有青松翠柏，直房面前横有石桥一座。郭太监道：“渡桥过去，靠东西这五楹是朝房，西南的是茶膳房，再西是翻书房，东南的是清茶房，是军机处。”燕儿道：“咱们过桥去瞧瞧。”行过石桥，只见一所极巍峨极富丽的宫殿，金辉献面，彩焕螭头，庭植不老之松，陛绕长春之草。郭太监道：“这就是正大光明殿。”燕儿见正殿共是七楹，东西配殿各五楹。郭太监道：“正大光明殿后面，是寿山殿，东面是洞明堂，再里头就是勤政亲贤殿了。亲贤殿东面，是飞云轩、静鉴阁，北面是怀清芬，秀木佳荫。”举步进殿，逐一游览。郭太监向后指道：“从秀木佳荫进去，就是生秋庭阁。东面那一所，是芳碧丛。”燕儿道：“歇歇再走罢。”郭太监道：“从这儿进去，还有保清殿、太和殿、富春楼，许多去处，都是很好玩所在。”

燕儿道：“还有几多地方，干爷索性告知了我罢。”郭太监道：“地方多的很，你游三天五天都游不了呢。富春楼之东，是竹林清乡，正大光明殿后面一个湖，名叫前湖，前湖之北一座殿就是圆明殿，圆明殿之后是奉三无私殿。再后是九州清晏殿，东边是天地一家春，旁边是乐安和。再西是清晖阁，清晖阁之前是露香斋，左面是茹古堂，是松雪楼，右面是涵德书屋。富春楼之北是御兰芬楼，后面是纪恩堂，再后面就是牡丹春娘姨的宫院，原名牡丹台，现在改名叫镂月开云。纪恩堂之后有一个池，池西北一座方楼，就是天然图画楼。北面是朗吟阁，再过去是竹蓬楼。东面是五福堂，五福堂之后，是竹深荷净。东南那一所，是静知春事佳。渡河而东，是苏堤春晓。从五福堂渡河而北，山阜旋绕，里面是碧桐书院，前面是正殿，后面是照殿。西面岩石上，是云岑亭书院，再西是慈云普护，慈云普护的前殿，恰恰临着后湖，名叫欢喜佛场。北面有楼三楹，上奉观音大士，下奉关帝菩萨。东面偏殿是龙王殿，祀奉圆明园照福龙王。慈云普护之西，临湖有楼三楹，就名上下天光，左右各有方亭六座。后面是平安院，从西折向南面，踱过桥，就是咱们娘娘的宫院可花村馆。西北角上是春雨轩，轩的西面是杏花村，村南是涧壑余清。春雨轩后面，东面是镜水斋，镜水斋之西北室，名叫抑斋，再西是翠微堂了。杏花村西，有碧兰桥，过桥是三楹坦坦荡荡，前为素心堂，后为光风斋月堂。东北是知鱼亭，再东北是萃景斋，西北是双佳斋。坦坦荡荡之南，五楹向南的房屋，名叫茹古涵今。茹古涵今后面，就是韶景轩，轩东是茂育斋，轩西是竹香斋，轩北是长春仙馆。再过去是绿荫轩，西廊后面是丽景轩。长春仙馆之西是含碧堂，堂

后是林虚柱静，左面是古香斋，东面那个阁，叫抑斋。抑斋过去叫墨池云，后面是随安室。”

“从长春仙馆西南门迤迤行去，是园藻，园内五楹是旷然堂，堂后是贮清书屋。堂东池上一所，是夕佳书屋。北面是镜澜榭，东南是凝眺楼、怀新馆。西北是湛碧轩、万方安和。这万方安和，建在池里，形如卍字。向东驾有石桥，渡桥穿过石洞，是武林春色池，池上宫院，是武林春娘娘的寝宫。北轩名叫壶中日月长，东面是天然佳妙。南面那一所，题名叫做洞天日月多佳景。武林春色之西，是全璧堂，东南亭，小隐栖迟，堂从后面山口进去，东是清秀亭，西是清会亭，北是桃花坞。桃花坞之西，是清水濯缨室，再西稍北，是桃源深处。坞东是绾春轩，东北是品诗堂。万方安和之西南，是山高水长楼，此楼共有九楹，后拥连冈，前带河流，地势很是平衍，可惜是西向的。由此折北度桥，行进山口，便是一所梵刹，名叫月地云居殿。东是法源楼，再东是静室，西是刘猛学军庙。月地云居之后，从山径走入，是鸿慈永祐，再进去是安祐宫，前琉璃坊。坊的左右，各立石华表一座，东南西三处，复有石坊三座。渡过月河桥，是政孚殿，南向的是祐安门，门前石桥二座，左右井亭各一。走过五楹朝房，就是安祐宫。此宫正殿共是九楹，左右配殿各五楹，正殿中供有三龕，中间的敬奉康熙爷御容，左龕敬奉雍正爷御容，右龕敬奉乾隆爷御容。配殿之外，又有碑亭、燎亭各一座。鸿慈永祐殿后垣，西北角是紫碧山房。紫碧山房的前宇，名叫横云堂，东面岩洞中，是石帆室，东南是丰乐轩，北面是霁华楼，迤东是景晖楼，西池上是澄素楼，西北是引溪亭。”

“东垣外径，连冈三重，度桥而东，就是汇芳书院。院内几间房屋，也都有名儿。内宇叫杼藻轩，后面叫涵远斋，斋前西垣里，是翠照楼，东垣里是倬云楼，再东是眉月轩。楼南稍东是随安室，再东敲字三楹，是问津处。逾西桥，有石坊一座，上题‘断桥残雪’四字。汇芳书院之南，是日天琳宇。这是西面前楼下的正宇，内分中前楼、中后楼上下各七楹，西前楼、西后楼上下各七楹，前后楼间的穿堂各三楹。中前楼之南，有天桥一座，与楼相属。天桥东南是灯亭，重檐八方，很是华丽。西前楼南是东转角楼，再西稍南是西转角楼。中前楼东垣内有八方亭，过去是楞严坛。楞严坛过去，另一所东别院，名叫瑞应宫。宫内前是仁应殿，中是和感殿，后是晏安殿。”

“日天琳宇迤东稍南，稻田弥望，河水周环。中有田字式的殿，凡四门，东北两面都有楼。北楼正宇是澹泊宁静，东是曙光楼。东殿门外，是翠扶楼，西殿门外，别垣内宇，是多稼轩，共是七楹。东临稻畦的，是观稼轩。后面是怡情悦目、稻香亭。再东稍北，是溪山不尽，兰溪隐玉。多稼轩西池的南面是水精域，西面是静香屋、招鹤磴池。后面东北是寸碧，西北是引胜。正北是互妙楼，从澹泊宁静渡河桥而西，是映水兰香，东南是钓鱼矶，北面是印月池，南面是知耕织、濯麟沼，西南是贵织山堂、祀蚕神、映水兰香。东北是水木明瑟，再北稍西，是文源阁，上下各六楹。阁西是柳浪闻莺，西北环池带河，为濂溪乐处。后面是云香清胜，东为芰荷深处，折而东北，是香雪廊，廊东是云霞舒卷楼、临泉亭。南面是花神庙，庙中正殿名叫蕃育群芳。东北是香远益清楼，楼西是乐天，是味真书屋。再西面是池水共星月同明，庙东沿山渡过普济桥，经濂溪乐处迤北对河那一带，是多稼如云、艾荷香、湛绿室。东北的是鱼跃鸢飞，四面为门，各五楹。东为

畅观轩，西南是铺翠环楼。楼南是传妙室，再南便是山口。”

“走出山口是多子亭，亭东一带都是禾畴。南北两岸，仿着农居村市，名叫北远山村。北岸石垣之西，是兰野，后面是绘雨精舍，西南是水村图。再西有楼，前后相属，前是皆春阁，后是稻凉楼。再西是涉趣楼，右面是湛虚书屋。由东北度桥折而西，是湛虚翠轩，再西是耕云堂，是石帆阁。西南临河是西峰秀色，河西是小匡庐，东是含韵斋。再东是一堂和气，再东南是自得轩。后垣之东，是岚镜舫，西面是花港观鱼。迤东两个船坞，一个叫江船坞，北岸是四宜书屋。这四宜书屋，就是安澜园正字，东南是荜经馆，再东南是采芳洲，后面是飞睇亭，东北是缘帷舫，西南是无边风月之阁。再过去是涵秋堂，北面是烟月清真楼，楼西南是远秀山房，楼北度过曲桥，是染霞楼。四宜书屋之东，临池楼宇，是方壶胜境。南面建有两座石坊，北面是啾鸾殿、琼花楼。殿东是蕊珠宫，宫之南就是船坞。西北是三潭印月，踱过桥就是天宇空明，后面是澄景堂，东面是清旷楼，西面是华照楼。”

“从此西行，到澡身浴德，已抵福海西南隅了。澡身浴德之南，是含清晖，北是涵妙识，折而西向，是静香馆，再西是解愠书屋，西南是旷然阁，北踱河桥望瀛洲。望瀛洲之北，是深柳读书堂，过去是溪月松风、平湖秋月，再过去是流水音，此处已在福海西隅了。从东北出山口，临河是花屿兰皋，折而东南踱桥，两峰插云，风景很好。再东南是山水乐，山水乐之北，是君子轩，是藏密楼。福海中央殿前，是蓬岛瑶台，东是畅襟楼，西是神州三岛，东偏为随安室，西偏是日月平安报好音。东南踱桥是东岛，岛上有亭，题名瀛海仙山。西北踱桥是北岛，岛上有接秀山房。福海东隅正字后，是琴趣轩，北面方楼，题名‘寻云’。东南是澄练楼，后楼是怡然书屋，稍东佛室是安隐幢，南面是揽翠亭。接秀山房之南，有一所依山临河的，名叫别有洞天，西是纳翠楼，西南是水木清华之阁，稍北是时赏斋，西是夹镜鸣琴，南是聚远楼，东是广育宫。宫前建有石坊，后面是凝祥殿，南面是南屏晚钟。再东踱桥，是西山入画，过去就是山容水态。西面是湖山在望佳山水、洞里长春、雷峰夕照的正字，题名‘涵虚朗鉴’。”

“在福海东面，惠如春在其西北，寻云榭在其东北。正北是贻兰亭、会心不远。正南是临众芳，临众芳之南，一所宫院名叫云锦墅，墅中遍植牡丹。再过去是菊秀松蕤、万景大全，廓然大公。平湖秋月之西，是双鹤斋，再西是环秀山房，西北是规月楼，过去是临湖楼。东北上一所宫院，名叫绮吟堂，是四春里头海棠春娘娘寝宫。宫的北面，一条曲径，名叫采芝径，穿过岩洞，是峭菁居，西是披云径，径西是启秀亭。远去是韵石淙、芰荷深处。北垣门外，是天真可佳楼，西垣外是影山楼。水木明瑟东南，是坐石临流，再过去是面院风荷、碧桐书院。院西佛楼，名叫洛伽胜境。境南有桥跨池，东西九空，坊楔二座，西为金鳌，东为玉螭。金鳌西南何向外室，名叫四围佳丽；玉螭亭，名叫饮练长虹。再东渡桥，折而北，设有城关一座，名叫宁和镇。镇东是东楼门，镇北是同乐园。前后楼各有五楹，前是清音阁，东是永日堂。中有南北长街，街西是抱朴草堂，街北踱过双桥，是卫城，竖有坊楔三座。城南面是多宝阁，内是山门正殿，题额‘寿国寿民’。后面是仁慈殿，再后面是普福宫，城北是最胜阁、洞天深处、如意馆，再南就是垂天阙。中天景物，斯文在兹，后天不老，都是众皇子肄业的所在。全圆胜景，